

若有来生——上帝，求你造我再造他，我们不会再错。

严沁小说系列

淡淡情怀轻轻愁

【香港】严沁



淡淡情怀轻轻愁

〔香港〕严沁

花城出版社



粤新登字 05 号

淡淡情怀轻轻愁

[香港]严 沁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华师大科技楼 达华公司电脑激光照排

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4 印张 1 插页 80,000 字

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,000 册

ISBN 7-5360-1433-3/I·1278

定价:2.75 元

内 容 提 要

吴柏丝是一个漂亮、清纯的女孩，大学毕业后，来到酒店工作，身边追求者甚多。而一分不露痕迹的爱在尼奥与柏丝之间萦绕不绝，只等着他的一句话，她便从此伴随一生。但，尼奥始终没有表白。她，与另一个男人结了婚。

然而，那一段铭心的情结；那一段深藏不露的爱，始终缠绕在心头。当两人再度重逢，当尼奥冲破心锁，两人心里都明白：今生缘已尽……

目 录

淡愁	1
缘尽此生	75

淡 愁

那是一段很美的回忆，很美，很美——
美在它的沉默，美在它的含蓄，美在它的淡——
是淡淡的，除了美，我心中还有些愁——
淡愁！

结婚两年，对我来说，仿佛仍是昨日的事。

没有孩子，依然天真、好动，依然爱笑、爱闹，甚至依然保持了未婚前的苗条。在我的心理上，我没有变，一丝儿些微的改变都没有。

对我来说，结婚就是结婚，从教堂门口走到牧师面前，就像大学毕业时，走到台前领取文凭时一样。

思恺对我很好，混合着丈夫与兄长的爱，我很幸运，像只被宠坏的猫儿。

婚后我不再工作——酒店柜台工作绝不适合一个已婚的少妇，每天要接触那么多各国来的游客，接触那么多有钱人，很容易使女孩子眼花缭乱，虚荣心大起。我每天在家有许多空闲的时间，我整理一下房间，我看看书，我睡睡觉，我也喜欢东摸西摸的翻旧书、旧衣服，旧的一切，往往是一种温馨的回忆，我喜欢那温馨的感觉。

思恺上班了，我独自坐在书桌前，我在想，若是我能提起笔来写一些东西就好了，哪怕只是一篇小小的文章——毕业后工作半年多，加上两年婚姻，三年来我已把大学里所学的一切忘光了。西洋文学系，说来好笑，我只能依稀记得一些外国名作家的大名，其他的——不提也罢，自己也会觉得

一阵脸红！

我又开始翻抽屉，我总是这么翻着，我深心里是想翻出些什么？

或是只为排遣寂寞的时光？

我拿出一些书，拿出一些旧信，都是些再重复看过许多遍的了。抽屉里有些脏东西，好像是一只死蟑螂，我索性把整个抽屉拉出来，拿出所有的东西——在抽屉底，我发现一张旧旧的、发黄的纸片，似乎是一张酒店订房的帐卡，上面有些字，它像是个地址——

它静静的在那儿躺了多久？那似乎是好久，好久以前，那似乎是——

我轻轻的把它拿起来，有一些灰尘，有些儿霉味，是很久了，两年前，就在我结婚前些的日子里——

我仿佛又看见那瘦瘦的，挺立的，沉默的，忧郁的，有些委屈，很不得意的面孔，那不是十分漂亮的面孔，却很深邃，很难懂，很——

我吸一口气，我心中流过一股温馨，一股甜意。那是一段很美的回忆，很美，很美——

美在它的沉默，美在它的含蓄，美在它的淡——

是淡淡的，除了美，我心中还有些愁——

淡愁！

我很幸运，大学一毕了业就考上了这家酒店的工作。

有三百多个人考，只取十个，而我是那十个中的一个，除了幸运，我还很骄傲，至少，我胜过了那二百九十几个年青人。

我的工作是在一楼的柜台里，各地来的游客在我这儿登记护照，分配房间，我做的是接待员。

第一天走进那堂皇的、十分讲究的长大理石柜台，我心惊胆战，看着些旧同事做得那么熟练，我更心慌，我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像他们呢？

和我一起工作的有六个同事，三个女的，三个男的，都是大学生，都是年青人。很快的，我和他们熟悉起来，也很快的，我对工作已有信心，做得和他们一样好！

这一个月我上早班，从七点到下午三点，下一个月就换成晚班，从三点到晚上十一点。酒店的工作对我很适合，我活泼爱动，坐不牢办公室，更爱说、爱笑，不能禁止我说笑，这份接待员工作主要的是用嘴巴，忙起来时，从七点到三点我要不停的说八小时！

上了班半个月，那是周末，三点钟下班时，我在地下室职员更衣室里换下制服，我预备找几个老同学看场电影，或晚上到夜总会去颠它一场，就是这个时候，更衣室门口有人在叫我的名字，是个男孩子！

我走出去，我已经换好了便装，我看见一个陌生的男孩子，手上拿着一张纸条。

“吴柏丝！”他仍在叫。

“我是！”我站在他面前。

我看见他穿着柜台男同事的蓝色西装，他胸前有一个和我一样的小小名牌，我在想，他一定是下午班的同事了，名牌上的英文名字是“尼奥”。

他看我一眼，脸上毫无表情，可以说是很冷的。

“陈安妮生病请假，主任请你加三小时班，”他看看表。“加到六点钟！”

我皱皱眉，加班为什么找我？还有三个女同事呢？

“一定要加？”我问。

“你去问主任！”他把纸条交给我，转身而去。

纸条上是主任的字，叫我立刻回到柜台，哎——有什么法子，我是柜台唯一的新职员！

我重新换上灰色旗袍——是制服，又戴上名牌，没精打采的回去工作！三小时，我的一场电影！

下午的工作比早晨轻松多，没有那么多 Check in 或 Check out 的客人，同事都站在那儿发呆——柜台里不许明目张胆的聊天。我真不明白主任是什么意思，这么空闲要什么加班？

那叫尼奥的男孩子站得远远的，低着头，不知道他在看什么。另一个男同事，很高、很帅的一个，悄悄地溜到我的旁边。

“吴柏丝，你是新来的？”他看着我的名牌。

“嗯！”我点点头。不很起劲。

“我是韦威!”他自我介绍。

我咧开嘴笑一笑,我只是不满意加班!

“你好像不大高兴,柏丝!”他低声问。

“我本来这个时候应该在电影院里!”我没好气的。

“别生气,明天我休假,我请你看!”他笑一笑说。

我惊讶地看看他,很漂亮,很帅,很直率、坦白,第一次见面,提约会就这么单刀直入的。

“看完电影吃晚饭,然后去跳舞,”他再笑一笑。“我知道你三点钟下班!”

“如果明天我还得替陈安妮加班呢?”我反问。我对这个韦威的印象不错。

“不会了,”他眨眨眼,说:“我就是下午班的主任!”

“主任?”我几乎叫了起来。年青的主任!“是你?”

“早班的同事都说你美,我想见见你!”他坦白的。

“利用职权,不是好人!”我也笑了,加班的气恼烟消云散。女孩子总爱虚荣,人家称我美,我怎能不乐?

“名不虚传!”韦威说:“明天,怎样?”

“不答应会炒鱿鱼吗?”我开玩笑。

“扣薪水吧!”他也开玩笑。

韦威是个风趣的男孩,和我的个性很像,我答应了他,不因为他是主任,因为——女孩子该多交些男朋友的!

电话在响,韦威接了,神色一下子紧张起来,说了几句话就挂了。

“大家预备一下,一个旅行团突然转来我们酒店,半个钟点就 Check in,预备忙吧!”他宣布!

我无可奈何地耸耸肩,忙碌总是跟着我。

旅行团来了，是一大堆日本人，我的日文——天知道只有那么十几二十句。我被分派和那个冷冷的尼奥搭档，我走到他面前，我发觉他在看的原来是一本书，大学里的课程，好像是什么工程似的。他还在读书？

我和尼奥一起忙碌，他倒十分能干，比早班的那个钟平能干多了。差不多整整一个钟头，我们才把那批日本人送上楼，开始慢慢清理护照。

经过刚才一阵子不要命似的忙碌，我坐在高凳子上喘息，护照不必急，反正那批日本人又不立刻走。但是，那个尼奥闷声不响的不肯休息，看着他那么勤快，我也不好意思偷懒了。

“你什么学校的？还在读书吗？尼奥！”我随口问。

“中原的，中原理工学院，”他看我一眼。“土木系，毕业四年了！”

“毕业四年？你还在看书？”我很意外。

“多看点书不会吃亏！”他说。

我耸耸肩，这个尼奥太冷，和韦威完全不同，他——我看见他有一双修长的手，很艺术气的，他说学土木工程？我认为他该学文学或艺术才对。

他老低着头，我看不见他的脸，我记得——他很瘦，脸上骨头很多，看来身体不很好，大概有五尺十一寸左右，很挺。

我一直这么出神地望住他，我绝不是有意的，他突然抬起头，把我吓了一跳。

“哎——你，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他的眼睛很深，却很冷、很黑，如果他这么定定的望住

你，你会不由自主的心颤。

“你呢？什么学校的？”他问我。

“C大！”我说。事实上，我知道C大和中原是同一个董事会，在美国，是教会基金。

“哦！”他的眼光闪一闪，又低下头弄护照。

一直到六点钟，我们没有再交谈，跟他这种冷冷的男孩子也没有什么可谈的。而且主要的，我们的经理来了，大家都安安静静的工作，那经理，是出了名的严！

六点钟的时候，韦威通知我可以下班了，我拿了手袋匆匆朝柜台外走去。韦威对我眨眨眼，我对他笑一笑，我知道他提醒着明天的约会！

走出柜台，我嘘了一口气，第一次工作十二小时，再也没力量去找同学颠一场，好在还有明天韦威安排的节目，也算一个补偿吧！

我不自觉的回头朝柜台望望，韦威正在跟经理说话，而那个尼奥，正目不转睛的望着我，他那种冷冷的眼光——我心中一颤，加快脚步而去。

这回是真正下班了吧！

我道逍遥遥的走出酒店后门，外面的天已全黑了，附近一些小摊档的面好香，我觉得肚子饿，却又鼓不起勇气独自坐上去吃一顿。

考虑一下，抓紧手袋绕到酒店正门，拦了一部计程车赶回家。反正有加班费可拿，坐一次计程车算什么？

家里正在开饭，弟妹都回来了，热闹得很，似乎是妈妈又特别加菜了吧！

我洗了手，正预备舒舒服服坐着大吃一顿，门铃响了。

“姐，找你的！”小妹在门口嚷。

我冲出玄关，是同事钟平，他来做什么？

“钟平？有事吗？”我问。

“哎——晚上有空吗？”钟平搓搓手。“我们有个派对，都是同事，他们希望你能参加！”

“上来吧！”我耸耸肩。“如果你愿意等着我吃饭、换衣服和化妆！”

钟平答得很世故，他上来了，一副礼貌周到的模样，满有耐性的坐在一边。饭桌上的我反而不好意思了，匆匆扒完一碗饭，随便换件衣服，搽点口红就随他走。

今天是我开始工作来最忙的一天！

派对是在钟平家里，果然有很多同事，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，无论如何，反正玩得很开心就是了。

从我到达开始，没有一只舞停过，那些男孩子使我发现，我竟是最受欢迎的一个！

先是早班同事说我美，韦威又说我名不虚传，钟平很明显的攻势，再加上晚会中的受包围，我竟有些飘飘然起来，我真的很美？很 Popular 吗？

明天七点钟要上班，我仍然玩到十二点，你知道，我生平第一次如此受男孩子包围呢！

钟平送我回家，世故的他说了一大堆话，我听不进，是我故意不听的。我不会看上钟平，第一，他太世故，我怕这样的男孩，再则——他没有韦威风趣，没有韦威帅，也没有尼奥的冷和性格——

唉！我怎么把尼奥也算上呢？他根本不曾——何况，我只知道他的英文名叫尼奥，他姓什么呢？若把他也算上，不

是很可笑？

我躺在床上，我很兴奋，一出校门就有那么多男孩子包围，怎能不——头重脚轻？在学校时，保守、古老的男同学嫌我太时髦、太新潮，他们都不敢接近我，现在呢？我几乎变成公主了！

受男孩子重重包围、几面夹攻的美丽公主！

这种生活像梦——不，简直，根本是梦！

我开始过一种和以前不同的生活。

我接受许多男孩子的约会，酒店里的男同事几乎每一个都想约会我——当然，除了尼奥。我不明白为什么，我并不是美得令人神魂颠倒的程度啊！

我也认识了许多外面的男孩子，我开始小有名气起来，许多人叫我酒店之花，我自己明白，这个外号叫得并不真诚，男孩子嘛，追女孩时什么都说得出口！

我对约会的态度采取一律接受——一律接受约会可不是一律接受感情，别弄错了！许多男孩子，可以使我有个选择，不是吗？

一些女孩子对我很妒忌，她们背地里叫我“博爱专家”，我不在乎，我自己明白并不“博爱”！

不了解我的人以为我很随便，很不在乎。事实上，我内心有个很坚定的意志，我对自己把得很稳！

我是一个教徒，而且不是个随随便便、口里的，是真正的基督教徒！

钟平已知难而退了，韦威和我仍在约会，因为他的缘故，他替我换到下午上班，我们可以有多些时间在一起。他是主

任，他有这权力！

柜台里很静，很清闲，只有几个游客在出纳换美金。

我坐在高脚凳上发呆。

我情愿忙一点，我讨厌这么眼睁睁的望着时间溜走。

韦威今天休假——同在一个时间上班是好，却无法同一天休假。我们一个月休假四天，却不是星期天，要轮流的。整个柜台只有尼奥一个男孩子，我不敢主动找他谈话，他似乎——只是个冷眼旁观者。

我还是想想下班后和韦威去哪间夜总会跳舞吧！

经理不在，大家都有点松懈，我拿着原子笔胡乱的在一张作废的帐卡上画着。

奇异的，尼奥向我走来。

“吴柏丝——你的真名？”他看着我的名牌。

“有什么理由我要用假名？”我反问。

“柏丝——有点像英文名翻译的，”他有些嘲弄的，“你这样的女孩，又弄个不中不西的名字！”

我老大的不高兴起来，他真没礼貌。

“名字不好，你去问我父母，”我也冷冷的。“至于‘我这样的女孩’，你可以不理我！”

我以为他会恼怒，他却不以为然地看着我。

“C 大的女孩子都好保守！”他说。

“以为我冒充 C 大毕业？”我没好气的。

“我知道你是 C 大的，”他微微地笑一下。“你的同学曾经叫你为‘小作怪’！”

“天！你去打听我？”我脸孔发红，低声叫起来。“那些老顽固还说了我些什么？”

“我没有打听你，”他再看我一眼。“我的一个同学在C大当助教！”

“张先同，是吗？”我高兴一点，谈起学校的往事，不论是喜，是乐，是忧，是愁，总是令人兴奋。“张先同是中原毕业的，我记得！”

“他和我同班，同系！”他也拿一支笔在纸上画。两只手腕撑在柜台上。“是好朋友！”

“张先同不该这么说我，”我嘟起嘴。“我跟他满谈得来，他也不是老顽固！”

“他还说你很天真，很可——爱，”他的笔画得更快、更乱。“他当你是小妹妹！”

“他真皮厚，我当他是小弟弟！”我说。

他沉默了一下，突然抬起头。

“张先同等一会儿来！”他说。

“看你？看我？”我好高兴。毕了业，才会发现学校里的一切最值得留恋。

“等一会儿你问他！”他走开了。

我把画得满是乱线的帐卡揉成一团，扔进字纸篓去，真是“生意清淡，门庭冷落”，我走到尼奥那边去。

“尼奥，你的中文名字叫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我姓周，”他头也不抬的，说：“就叫我尼奥好了！”

“很少有人叫这名字！”我说。

“法国人的名字！”他也把纸片扔了。

“你为什么——整天这么冷冰冰！”我好奇的。前十分钟，我不会问他，但张先同把我们拉近了。

“你为什么整天这么热情？”他反问。